

访谈
贾平凹 著

贾平凹文论集

在嘉義縣政府公署 紅毛港日領事館
金士也謹識

感谢慈溪、感谢《民主文学》、谢长篇小说班、
也感谢我的《文学》、老师，我编写时，
不错呀，我写得多一些！这不是我写得多，
社会的宽容度和审美情趣高了，尺度都放
生种社会氛围，导致我创作的奇迹。
生活物质丰富，人的自由性增大，这个时候
不满足，矛盾集中爆发。在这个时候，需要
更需要文学来写作。
——写在作序中，我在谈文学食品问题，那
是《文学》创刊号，我们从事文学中
来，文学，革命和经历使我来谈时代、社会、
社会、造就我们，我们上责任、使命、
形成了作品。——是我当初文学基础很差，文
学贫乏，好不容易写出一篇，在报上
发表，抗斗争，很艰难，——望读者，几十年就

新知三联书店

贾平凹文论集

访
谈

贾平凹
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谈/贾平凹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8

(贾平凹文论集)

ISBN 978-7-108-05346-6

I. ①访… II. ①贾… III. ①文学创作—文集

IV. ①I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4382 号

责任编辑 关雪莹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刷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刘艳 摄

目 录

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 1
与王愚谈《浮躁》	/ 21
平凹病中答客问	/ 40
答《长城》编辑部问	/ 44
与台湾女作家玄小佛谈创作	/ 48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	/ 51
答《生活》杂志编辑部问	/ 62
答《陕西政协报》记者问	/ 67
最近的心情——《坐佛》代序	/ 70
答《出版纵横》杂志记者问	/ 74
贾平凹答问录	/ 77
答朱文鑫十问	/ 86
贾平凹 孙见喜闲谈《高老庄》	/ 90
想把小说写得更纯粹	/ 93
我说《怀念狼》	/ 103

关于贾平凹的阅读	/ 106
对话大散文——《纸生态书系·美文典藏》前言	/ 117
与王尧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	/ 127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节选)	/ 148
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	/ 215
文化·哮喘	/ 222
有关《秦腔》的几个问题	/ 237
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	/ 241
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 250
写出底层生存状态下人的本质	/ 265
写作是我的命——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高老庄》访谈	/ 275
文学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 293
关于一个村子的故事和人物——长篇小说《古炉》的问答	/ 302
一种历史生命记忆的日常生活还原叙事——关于 《古炉》的对话	/ 314
“大水走泥”时代的坚守——对话贾平凹	/ 334
与穆涛七日谈	/ 342
答《安徽商报》胡竹峰问	/ 423
答《文学报》傅小平问	/ 431
编选说明	/ 444

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1985年10月26日,《文学家》编辑部负责人陈泽顺就有关方面的问题同贾平凹进行了磋谈,内容涉及贾平凹的商州之行以及关于商州的系列作品,小说的技巧与观念,当前一些引人注目的文艺理论与现象等。现根据录音整理出来,在此发表。

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贾平凹的创作思想,整理时,我们改原来的谈话方式为回答式,删去了我们认为不太重要的言论。整理后,我们请贾平凹做了订正。

——原编者

问:你是如何产生去商州进行考察的想法的?商州给了你什么?

答: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其不大,俯察可以无其不盛。一座高山,一条丹水,使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直至背着行囊到西安求学,我整整在那里生活了20年。如今,我的父母弟妹还在商州,我的祖坟在阴阳先生用罗盘细细察看之后,认为风水已满,重新移辟了新地,我每年都要回去祭祀的。我早年学习文学创作,几乎全是记录我儿时的生活,所以我正正经经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取名《山地笔记》。确切说,我一直在写我的商州,只是那

时无意识罢了。到了1982年,陕西的文学评论家,主要是“笔耕”文学评论组的评论家,对我的作品进行过一次大的、全面的评说,他们的用心良苦,态度积极,虽然有些观点令我一时消化不了,甚至接受不了,但评论家之所以是评论家,并不是为了投合作家而活着,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体系,有他们的独立见解和评论自由,于是,在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和思索之后,我对这些评论家怀上了连我自己也都吃惊的感激之情!他们的批评,在重新正视之后,我深感震动。我明显地知道了自己思想浅薄和生活积累的严重不足。这期间,我是沉默了,几乎再没有写小说,到了1983年,社会上、文艺界清除精神污染,我的一些小说自然属清除之列。但我此时倒很冷静。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我的目标已相当清楚,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办,在这时促使我尽快地行动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文学界在对我近两年所写的散文作评价时说:“贾平凹的散文是可以留下来的,小说则是二流、三流的。”这就是说,我的散文比小说好。这话倒使我甚为不服:我写散文,是我暂不写小说后写的,你说散文好,我偏不写散文了,你说小说不好,我偏再写写让你看!我甚至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以后再发表小说就不标贾平凹三字,另起笔名,专来抗争抗争。这种意气用事可爱倒可爱,却大大地幼稚可笑了。但当时真的是决心很大,决心写小说,写中篇小说。可是,怎样去写?去写什么?我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针对自己生活阅历的不足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不强之短处,我只能到商州去丰富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再去投胎!”为什么不到别处而去商州?商州我是比较熟悉的,我在那里获得的感受要比去别的地方一天可以抵住十天乃至一个月的。

到了商州,丰富自己的目的是明确的,但具体要写什么却很茫然,我开始一个县一个县游走,每到一县,先翻县志,了解历史、地理,然后

熟人找熟人,层层找下去,随着这些在下面跑着的人到某某乡、村、人家,有意无意地了解和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第一次进商州,对我的震撼颇大,原来自以为熟悉的东西却那么不熟悉,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却那么不了解。当我每一晚在农家土屋的小油灯下记录一天来的见闻时,我异常激动,懊悔自己下来得太迟了;当我衣服肮脏,满身虱子,头发因长离开商州时,就想到再一次进商州,应该再到什么地方去,可以说,是商州使我得以成熟,而这种成熟主要的是做人的成熟。城市生活和近几年里读到的现代哲学、文学书籍,使我多少有了点现代意识,而重新到商州,审视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和现实的生活,商州给我的印象就相当强烈!它促使我有意识地来写商州了。这就是我写《商州初录》的最初心境。在写《商州初录》以前,文学作品中是很少有人提名叫响地来写这块地方的,而且即使写,也都是写作“商洛”,“商洛”是现在的真正地区名,“商州”则是商洛的古时叫法。而如今“商州”才慢慢被重新使用了,尤其文学界。

问:在你的商州系列作品中,可以感觉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心理上的极大变化,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察呢?还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现?

答:可以说,无论商州怎样偏僻、贫困,地理如何复杂,风俗如何独特,但它毕竟和整个世界同被一颗赫赫洪洪的太阳照耀,同整个中国任何一个省、地区同受共产党的领导。它是陕南的一部分,严格地讲,它是陕南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区。它所生养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汉民族,距曾有13个封建王朝建都的西安古城四五百里,它的文化属于中原文化。这就是说,商州的文化结构,其民族心理结构从整体来看是和别的地方同在一个地平线上,对世界的感知,因袭的重负,历史的投影,时代的步履,与别的地方大致相同。因此,在新的改革年代,商州引起的骚

动,其人的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是不可能同别的地方反律的。但是,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它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 13 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城西安四五百里远,这就形成了它区别于别的地方的特点。从历史上讲,当古西安成为全世界文化、经济名城时,商州还是荒蛮之地,它乱崖裂空,古木参天,著名的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甬里先生就隐居商山。秦以后,乃至清朝,商州有过四次大的移民到此。天下名关武关在此,它是东南进入关中的唯一要道。虽有过龙驹寨和赫显过一时的水旱大码头,但衰而盛,盛而衰,几度荒废。在近代史上,它民风古朴,却人性彪悍,脚夫成串,但武术流行,出美女,出土匪,各地有写得一手魏汉隶书的老古董,更有凶残暴戾的山大王,国民党在这里清剿得最残酷,游击队在这里革命得最活跃,这相辅相成和相正相反的各种奇特现象,构成了这片山地复杂而神秘的色彩。建国三十多年来,大深山里是相当多的人未见过汽车,更未见过火车,甚至连县城也未去过。但县城里却充斥着当今社会最时髦的商品和习气,每每西安城里一流行什么奇装,县城就出现异服,其速度之快令人惊骇。常常是一种时兴从西安先到商州各县城,再由商州各县城慢慢回缩,方由远而近影响到关中平原及西安近郊各地。如果有幸参加一次商州各县城的集会,看到立体声双卡录音机和野藤编织的粪笼同摆在一起出售,看到戴着贴有商标的蛤蟆镜的小伙和一边走一边用抓手搔痒的老头一块拥挤在商场的出入口,你就会忍俊不止而大发感慨!在我未去商州深入生活之前,我对现实农村的变化,粗略有所了解,但对商州这个特定环境下的农村却知之甚少,经过那日日夜夜,耳闻目睹许多人和事,商州山地农民的精神、心理上的变化便引起了我的兴趣。可以说,先入为主的观察是有的,但真正引起触动,产生强烈的创作欲的则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发现。我第一次到柞水,很想吃吃当地的土特产,但在县城街道上竟发

现仅仅在车站附近有三四家饭店，且大都出售馒头、面条和凉粉，而别的任何杂食、小吃几乎没有。一了解，原来此地历来没有做生意的习惯，到山村去，地上长的，树上结的，要买是不卖的，要吃则尽饱吃。可第二次再到柞水，到了凤镇，那里却出现了一件轰动挺大的新闻：三个复退军人返回家乡后，不安心在几亩山地上撒籽、收获，然后无事做而去游逛、喝酒、赌博和寻玩女人，他们联合筹办了一座针织厂。听别人传说，与他们交谈，才知在办针织厂的过程中，他们充满了喜怒哀乐，这件事提供的关于土地观念、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的信息量是相当大的。将这一切变化放入整个中国农村的大变化中加以比较、分析，深究出其独特处、微妙处，这就为我提供了写出《商州初录》之后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创作素材。

问：在你所写的有关商州的作品中，你对哪一部较为满意？为什么？

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使我满意的。这绝不是一种矫情！

我是很佩服外国作家的自信的，记得有一次接待一个外国作家代表团，问到一个作家，你们国家谁的小说最好？他立即说：我的小说最好！遗憾我未读过他的小说，但听了他的回答，却令我十分激动！老实说，每当我在构思一部作品时，我是很自信的，直到作品草稿拉出，我激动得要对一些要好的朋友夸口：这部小说太好了，是我最好的小说！但往往发表之后，我就在暗地里大骂自己，别人当面一提起那部小说，就羞愧地以话岔开。我是一个得意时颇得意，自卑时极自卑的人。截至目前，我写过的作品没有一部写出了我心中要达到的水平，所以常常过了一阵子，立意、结构想变一变，这也正是力图想写出较满意的作品。我愿意把我的试验期放长些，更愿意我的试验期能够缩短，我是多么盼望有一天我会说：啊，这一部我最满意！

问:在你的作品中,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的描绘很引人注目,构成一种独有的艺术上的美。请谈谈你的想法。这是如目前一些人所说的“寻根”的结果吗?

答:对于这种赞美,我首先要说:谢谢!人总是爱听好的嘛。但是我要指出这是一种过奖。对于商州的山川地貌、地理风情我是比较注意的,它是构成我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文学,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我曾经体味过陕北民歌与黄土高原的和谐统一,也曾经体味过陕南民歌与秦巴山峰的和谐统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则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吃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这一切都渗透着当地的文化啊!在一部作品里,描绘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件、一切人物之中的。正如中国戏曲一样,如果拆开来看,它有歌、有舞、有画、有诗、有武术、有杂技、有光、有音乐,但哪一样不是直接地服务于整个戏曲的需要的?能分出谁主要谁次要吗?若不是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一切只是皮相的、外在的,花拳绣腿无用而可笑。目前,文学界议论很热闹的有一种“寻根”说,虽然各家观点甚是不同,所指的范畴也差之颇远。依我小子之见,我是极赞同这种提法的,但却反感一窝蜂。之所以一些优秀的作家提出“寻根”,都是有针对性的,只要看看韩少功、阿城等人的文章,答案是很明白的。“寻根”并不是一种复古和倒退,正是为了自立自强的需要。中国的文化悠久,它的哲学渗透于文化之中,文化培养了民族性格,性格又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这种文化,这其中有着相当好的东西,也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如何以现代的意识来审视这一切,开掘好的东西,赋予现代的精神,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学,这是

“寻根”的目的。当然,对于山川地貌、地理风情的描绘,只要带着有意“寻根”的思想,而以此表现出中国式的意境、情调,表现出中国式的对于世界、人生的感知、观念等等一系列美学范畴的东西,这当必然是“寻根”的结果。但是,这只能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寻根”的全部内容,绝对不是。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问:你是否还准备去商州,是否还要写有关商州的作品?

答:这一点是肯定的。写了几部商州的小说,外界以为我对商州十分熟悉了,这实际是一个大大的错觉。我虽然在那里土生土长了20年,离开商州后每年还几次回到商州,近年而且多次去那里考察体验,但我跑动的地方还很少很小,不知的东西还更多更大。当然,我这一辈子不可能目光老盯在商州,老写商州,但不论以后再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转移到别的什么题材,商州永远是在我心中的,它成为审视别的地方、别的题材的参照。广州的孔捷生曾给我来信,邀我到他那儿去一趟,说:“你来走走我们的雷州,就更明白你们的商州了。”这话说得太好了!目前,我正在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取名《浮躁》,主写一条州河,所谓州河,是我的家乡人对于流经商州的商县、丹凤县、商南县境的全州最大的丹江河的俗称。所以说,这又是一个“商州货”,写完这个长篇,我将去陕西正南的安康去做“流浪”,再到渭河和泾河的上游黄土地去跑跑,然后就集中一段时间将我现在居住的古城西安做深入的了解。但无论如何,商州我是随时要去的,因为那是我的大本营,根据地,是我的“老家”,回家是迫切的、愉快的,随随便便而不要打什么招呼。

问:你所理解的小说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在当代,应当首先在哪些方面显示出这一体裁区别于其他体裁的特性?

答:一位医生在给我治病时说:“当你感觉到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存在的时候,那一部分就是生病了。”这医生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

是诗人！而在我的写作中，有时才一动笔，就躊躇了，自问：按这个构思写出来，像个小说吗？往往就力求写得像小说。但是什么才是小说，无非是社会上流行的那类格式，或是别人已写过的样子，结果越是想写得像小说，写出来越不像个小说了。我现在的理解是，小说应当是随心所欲。小说小说，就是在“说”，人在说话的时候难道有一定的格式吗？它首先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再就必须是创造。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无章无法，而恰恰这是有一个极大的各自限制。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或虎，或羊，或卧牛，随便将一块不规则的丑石凿几下，一件精美无比的艺术品就产生了，但它正是在一块石头上完成的！从中外的文学史上看，每一个时期，对小说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流行的小说的概念，大都是 19 世纪外国小说的写法，可中国古人做小说却是另一回事，而外国，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又不一样，19 世纪与 20 世纪更不一样。历史既然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的，一切框死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树枝枯死了方显出僵硬，树叶呈现了鲜艳的红色，那将是它落脱的时候啊！当代中国的小说，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向，即越写越怪，越写越新，有些小说几乎是四不像了。这正好！只要把我们感动了，只要把我们激励了，能够悦目，能够赏心，我们就承认它是好的小说。那么，在当代，应当首先在哪些方面显示出这一体裁区别于其他体裁的特性呢？这一问题使我太狼狈了，我只能坦白地说：我说不清。我似乎感到有些体裁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将要被淘汰的。古人有一种散文和韵文的分法，这分法是很大度而狡猾的。也基于此，我是不主张把什么都分得那么细，仅在小说一项里，现在就有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军人题材小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农村小说里又分山民小说，知青小说，法制小说……现在又翻出新的花样：报告小说，纪实小说，诗小说，散文性小说，等等。这有必要吗？在国外，这种新花样多

极,有的是有一定的理论体系,有的是为着某种文学现象的反动,有的则仅仅是标新立异。中国目前的这些花样,据我所知,有好些名目是草率为之,多少有点哗众取宠。为什么提出报告小说,纪实小说,诗小说,散文性小说,这不是正好对我们将体裁越分越细的一种讽刺吗?如果再发展下去,怕还要出现社论小说,绘画小说,音乐小说吧。社会发展到了今天,题材已不能单一划分,各个艺术门类互相渗透,如果愈是细分,愈是最后连自己都糊涂了。我的观点是只要我能用的,我都可以拿来用,写出来,你说是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吃杏子,人肉永远也不会像杏一样酸,人吃羊肉,永远也不会长出羊角来。

问:在陕西省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上,你曾谈到在创作中要树立“现代观念”的问题,请解释。

答: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是一次极有成效的会议,大家各抒己见,谈了许多很启发人的观点。轮到我发言,因为时间关系,每人只给半个小时,我只简单地谈了谈我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现代观念”问题。具体讲“现代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包括哪些内容,我从理论上也不说完全。我是针对陕西小说创作情况有感而发的,尤其是对我自己有感而发的。我们陕西的小说作者,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就是现在从事专业创作的几位中青年作家,也都是从农村到文化馆或中小学,再到作协,一步步走出来的。社会阅历丰富,生活积累厚实,可以说是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一点长处,这是一个作家的很重要的条件。但是,我们却存在着另一种先天不足,这就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和艺术上的修养。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在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继承上和对于外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借鉴上,都十分浅薄。我们一开始学习创作,凭借的是我们的生活和可怜的一点文学知识,而把这种生活的表象写出来罢了。这种文章的发表,刺激了我们,以此才慢慢走上作家

之路。我们曾经给文学界造成了一个“陕西作家群”的概念,但随着文学运动的发展,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现在越来越赶不上了。那些外省的作家,论其生活积累并不比我们强多少,可人家的作品一经和我们的作品相比较,就比我们明显地高出一筹。这是什么原因?我感觉有一个“观念”问题,一是我们的气派不够;二是我们有小农经济思想,也就是农民意识的束缚;三是我们缺乏理论上的修养;四是我们知识陈旧。我们写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并没有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地理上加以透彻的研究,没有哲学和美学的眼光。就事论事,令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要心胸阔大,目光放远,在深入到生活之中后,再坐上飞机来俯视这种生活。这首先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入手,建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再是吸收借鉴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中的精华,研究他们的表现形式。这样,我们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获得的就是更丰富的更本质的更深刻的东西了。

问:最近,拉美文学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你怎样看?你喜欢马尔克斯吗?

答:拉美文学是了不起的文学,它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那是必然的。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学,喜欢那个马尔克斯,还有略萨。但说实话,因为许多条件的限制,我读拉美文学作品是极有限的,好多东西弄不来。有的作品是读了,有的作品是听别人介绍的,但都蛮有兴趣。读他们的作品,我常常想到我们商州。在我的想象中,拉美那块地方有许多和商州相似之处,比如那山呀,河呀,树林子呀,潮湿的空气呀。我首先震惊的是拉美作家在玩熟了欧洲的那些现代派的东西后,又回到他们的拉美,创造了他们伟大的艺术。这给我们多么大的启迪呀!再是,他们创造的那些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隆的响雷!可是

话说回来，拉美文学毕竟是拉美文学，那里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风俗与我们不同，在向他们学习、借鉴之时，我们更要面对我们的文学。我接触过许多作者，其信息很灵，学习的热情很高，但遗憾的是好多学问都是赶一种时髦，一会儿热这样，一会儿热那样。前几年对于苏联文学热得要命，最近开什么会，在什么场合，又是口必称《百年孤独》，我每见他们夸夸其谈，倒怀疑是否认真真读了人家的作品？读大师们的作品，只能是借鉴而不能仿制。有一个材料介绍，诸葛亮读书是“吸”其大义，毛泽东读书也是在“吸”，吸精，吸神，吸髓。这是政治家的读书之法，我辈是臭文人，小小草民，但从大人物的读书方法中也可以得到启迪的啊！

问：你怎样看川端康成？你是否从他的作品中借鉴到了些什么？

从四五年前第一次接触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时，我就喜欢上这位日本作家了。记得那时每次到书店，总寻他的书。为了得到他的一个短篇，竟花很多钱去将那本厚书买来，甚至还给一位日文翻译家去信，希望他多翻译些川端康成的作品。我喜欢他，是喜欢他作品的味，其感觉，其情调完全是川端式的。但他的作品最令我头痛，因为寻不到他写作的轨迹。我不止一次发这样的感慨：世界上的作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神。读有的作家的作品，如果系统读他的长、中、短篇，读他的散文、随笔、诗、剧乃至理论文章，慢慢便可从中摸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但有的作家则不能，你简直无法捉摸，你只能望洋兴叹。中国的庄子、屈子、苏东坡，马尔克斯、泰戈尔、海明威，再加上这个川端康成，你就是专心仿制，出来就走了味儿！我这个人生性孤独、卑怯，每遇见任何名人，总想去看看，但绝不敢当面去交谈的。我之所以去看看名人，一是想一睹尊容，二就是听人家说一席话，捉摸这些人的思维方法。我读川端康成的作品，也就像去看那些名人一样，受益只是那一点，也